



寶靜翁藏書 宋人小說

此明清常是人據宋存核

刊報明刊本存 供多 勝 亦 亦

明刊本一也 其 殊 罕 見 矣

考校本存核其 誠 字 勢 林 玉

其 者 自 此 亦 亦 最 善 者 矣

研理樓主靜遠小誌

庚寅年書院



鶴林玉露序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
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
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
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畚杜少

陵之句云爾前楚王露登林之

神命童子廬陵羅大經景綸序

之下迄於然會公迄於然與

余開函無管日與客前着鶴林

鶴林王露序

余家舊有鶴林王露四帙頗精好常珍護
之後承乏行間抵遼陽臬司以刊籍來王
露在焉板適與家藏同然稍模糊矣近起
南臺臺亦有王露刻而字較瘦似從遼翻
出者蠹蝕尤甚前此臺僚林君曾為補葺
稍可讀余時恨不携所藏本來正之然邢

子才有言誤書思之更是一適緒數過稍
加雌黃會余轉南兵而臺僚趙君如白來
如白者少宰定宇公子也雅好博古所積
宋諸說家甚多余乃以校本託之君因與
僚友趙君元茂逐字刊正以付刻工如白
又有宋活字板玉露止六卷而內二十條

近刻無之今亦摘刻於後焉景綸蓋積學
好修之士詩文席歐蘇議論依程朱而其
筆力亦足以發之所紀述大約勁快可人
意第十三卷內熙寧紹興士大夫肺腸骨
髓之說尤為中的惜事業不顯微此籍則
幾無傳矣然范旡帥嶺西景綸在幕不

數月即畀以一職狀嗟乎南渡後亦有鍾
期如此哉至謂聖賢或不豪傑余每讀至
此輒黯然低回者久之

萬曆戊申二月甲子餘姚孫鑛識

鶴林玉露目錄

第一卷

真正英雄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柙詩

遮莫

花

蘧伯玉

三谿詩詞

檳榔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道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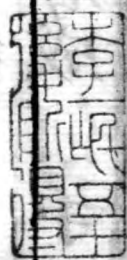
籠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第二卷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蘄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貢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藻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第三卷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瓶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雨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繁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奉使見留

玉牒

心思

謝肉牒

第四卷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中興講和

志士死饑寒

儒門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淳熙盛事

張子房

誠齋夫人

籠東

范石湖使北

常調官

官省錢

民兵

文鑑

辛幼安詞

第五卷

讀書

蘇軾呂臣

蘇黃遷謫

張林語

阿附

猫犬

南中巖洞

傅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

置青櫃

慈湖詩

楊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陸氏義門

誠齋謁紫巖

前輩勤學

仕宦歸故鄉

鐵拄杖

蘇黃遺文

大承氣湯

魯隱公攝

子弟為幹官

筭子

農圃魚樵

柳詩

進青魚

第六卷

花卿歌

杜棟詩

騎牛詩

得窮鬼力

方寸地

山居上梁文

除目損道心

士修於家

用兵吉兆

尤揚雅譎

韓平原

詩不拘韻

莽大夫

李杜

交情世態

了翁孫女

聽諛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即當曲

劉錡瞻官制

廬州之變

無極太極

薛客

能言鸚鵡

賀雪表

漢宮詩

繪事

心脉

吾翁若翁

第七卷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妬婦喻

誅曦昭

古人稱字

靜重

問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喻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僧

奏疏貴簡

閒居交游

廢心用形

大字成犬

釋豉

第八卷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荅援引

存問逐客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莊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吾心如秤

翰苑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歸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第九卷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規壽

至人

桃錦柳綿

村莊鷄犬

謝昭雪表

末世風俗

五百言

白羊先生

東坡文

救世官吏

宰輔久任

東坡書畫

焦字

博浪沙

詩人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元宰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紀古人

徐孺子

玄真子圖

責將帥

夜績

世事翻覆

二蘇

大算數

論菜

第十卷

養兵

天棘

樂象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詩

題貧樂圖

竹

雍公薦士

詩興

荆公議論

詩禍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蘇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庸陵苗鹽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木於老莊

捕捕兒

第十一卷

落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

殺核對谷

初筮謁郡

柔福帝姬

鬻祠廟

蘄黃二守

儉約

斷決

臣諂主愚

針灸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袁紹

一聯八意

大人

池鷗

狐裘障泥

第十二卷

兄弟偕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雨晴詩

善師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師子驄

無思無為

養鷄養虎

了死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韓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虎尋龍

自警詩

虞賓

信美樓記

朱溫母兄

詩文反句

達賢錄

好人好事

盜賊脫身

晚學

付與天地

第十三卷

慶元侍講

九日詩

制詞失體

生成吹噓

齊秦客

畏說

勸行樂表

秀州刺客

南軒六詩

族譜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記夢詩

忍事

五教三綱

二罪人

利害

物無小

范睢蔡澤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蘇白

于寶

帷帳

字義

前輩志節

詩勉邑宰

常平

簡易

大乾夢

姦富

貨色

第十四卷

詞科

透脫

對壘

李勣

買硯詩

孤鴈獨鶴

朱文公詞

鄧友龍使虜

誠齋退休

紹興內禪

竹夫人制

罵尸蟲文

舉劉郡守

制置用武臣

男子婦人拜

馬謖

唐子西詩

清廉

西湖長

春秋書國滅

陸放翁

席地

蝶粉蜂黃

戒色

小官對移

第十五卷

相字音廝

格天閣

易六卦

放魚詩

杜棕范文正

詩詠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簡碑

秦誓

荆公見瀘溪

呂秦牛晉

景公頹子

誅罪

學仕

寶臣

饑寒

無垢廷對

浦鷗

蘇後湖

讀書

松石譏

取守

石牛洞詩

扈載

神形影

李方叔

韓柳歐蘇

使虜辭樂

士卒畏愛

呂惠卿表

僂羅

第十六卷

玉山詞章

作文遲速

象郡送行詩

廉賈

容南遷客

宰相罷

紫敗素

王梅溪

太子參決

斬檜書

簡齋詩

伯夷傳赤壁賦

留後門

十銘

詩用字

讀易亭

漂母

猴馬

經界

南軒諫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稅沙田

賀和戎表

鶴林玉露補遺目錄

解經不為繁辭

手寫九經

如字訓而

汴州詩

丑父紀信

因讓賜金

世短意多

茲為年

落帽

四勝

兵粟

守城

縷葱絲妾

天象

利市

孫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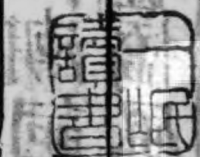
鷗鴈

師友制服

試進士見燭

目錄終

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讓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几几履踐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

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剋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閹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羨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

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落英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巖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柙詩

杜陵病柙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斟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

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柙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

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愬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桀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遽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

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
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
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
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
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
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公之無道南子之
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
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
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

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真寘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
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王之爲忠臣矣然卒
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
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
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
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
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
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

未

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
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
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
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
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霜翁
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
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
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
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
叫入青楓煙壯士朱握邊頭掣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

檳柳

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鳥乎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
酒可續嘔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
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柳之
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
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柳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
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
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
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

叟曰子可謂檟柳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檟柳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即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

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冰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煮簣食螾蜥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

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
拊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鋌固在
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
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混
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菹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醫醕音醫七
菹韭菁茆葵芹落荀六獸麋鹿熊麇野豕兔六禽鴈鴉鷄

鳩鳩鴿五藥艸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
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
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
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
起謝曰碁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
之碁反饒得碁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
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
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

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簣

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
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艸木
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
雖精妙絢爛纒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
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
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
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
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
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
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
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
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
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
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
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
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

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請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爲尊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向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

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
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
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
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鑾輿乃
再蒙塵何哉此必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
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
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
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
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
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
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
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
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
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雨開霽閭里翁媪相呼
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
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
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
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
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
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二

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
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
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
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
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
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
又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

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鑄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

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

奉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歐陽公爲諫官侍
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
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
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
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
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
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
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
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
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

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
以爲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艸爲尊錦幟其端
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
繪二一作五等而繪爲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
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
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幟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
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
七等鐫犀爲軸瑠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幟首純紅而

繪如瑠王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
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絲損其三者
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
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
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帔
鍔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
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
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恠特甚君子
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
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
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
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
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興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
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
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
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
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
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痲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

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為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案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毋訴其子者此關係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為容南法掾總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

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
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
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
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
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耻此何等
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
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
膳食若荊州之鱧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胥也

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
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艸
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
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
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
如所言則趙克國王忠嗣曹彬反不如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

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鑿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

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又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

殿帥乃馮榭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斬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今蘄王嘗邀兀木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

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
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
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
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
弗如姜克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
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
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也疏
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克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
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斲
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

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
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
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
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與貢舉當特相牢籠
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
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中用三古字者遂竟批
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
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是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

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卷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中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焚之因相與默然一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焚其女矣玉

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恠然亦不可不傳是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

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

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
圓轉恢竒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
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
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
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
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
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
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
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幕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
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即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
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
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
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
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

飲器上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爲靡麗
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謹論間發
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儻節
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
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其清苦如老頭陀乃能
攄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
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
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

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
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繁然於天
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
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
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烏乎世道至於如此亦可
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

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
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
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
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
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
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
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
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
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
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

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
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
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掃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
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
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
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
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

序

鶴林玉露 卷之二
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
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
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
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
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
忘

鶴林玉露卷之二

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
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
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
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
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
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
祭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

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
間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太鶴也因傾蓋懽
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
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其中庸大學
喫下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其有使
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
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
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詹
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
景詹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

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
故晚年力辭宰相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
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
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
巢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
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
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噉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
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
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
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木就茶鑊故以第二沸
爲合量而下木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
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
車相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
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
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

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
其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
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
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
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
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
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
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
蝻斯一產九十九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
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
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
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云乃戰死之士冤魂
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衆噉蝗
不為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
疹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不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
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
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
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
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通皆得自鑄錢
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
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
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
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
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
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
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筭相入可以折
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
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
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
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

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
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
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
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
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
堂穴南柯蟻或如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
換甲始刑鷲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儂諺影響捷於
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

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
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
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
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疊疊萬機難以一日
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
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
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

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
立事同僉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
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于文學其誰宜
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卽位爲非矣伊川謂非
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
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
而卽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
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
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

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靈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永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

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係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剗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蘊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未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款魚外搜抉款

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
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
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
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
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
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
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
寒食詩不敢用飭字重九詩不敢用饒字半山老人不敢

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毋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
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
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
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離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
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
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
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嘆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
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
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
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
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偻發背
頤隱於臍肩高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問而
無事跣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
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
爲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
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
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

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
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墟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
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
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敘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
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瑯刻無益勸戒者
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

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
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
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杜健一春能幾日清明相逢
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
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
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
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
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
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
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

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
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
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
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
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
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
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
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
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
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

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
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
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
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
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
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
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
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

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
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浪開莫思
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
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
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
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宿驛門絕供饋使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與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九爲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生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

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曰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榻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

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戎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

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
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濟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
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會不以爲不祥今人
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
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
於衛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

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
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
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疇
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設齊衰武子曰善哉蓋
未始如今人之忌諱也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
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攷定世次枝

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疴僂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四

蔡攸辭酒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

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
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杜
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
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於容南太守
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
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
真珠太森嚴兵厨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剛偏
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
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
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平雖有智難獨任
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物產不常

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
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
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
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分又曰終
南何有有條有梅毛詩曰梅柎也陸璣曰侶杏而實酸蓋
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
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
爲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

五篇如菀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煇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艸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爲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

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繫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勾漏

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
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閬
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
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
矣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
祖宗既其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
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
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

禪孝宗卽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
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
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
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
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
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
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
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
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旣
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

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
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
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
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
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
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
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
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
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
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

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
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館職
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
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
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即却去
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
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鬼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
誰曰不宜然志節清罔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極其

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
 我豈不知屠活兒有酒食耶亦畧有二子風味楊子雲曰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
 貴不論年

儒門罪人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

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
 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之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侶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
 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
 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
 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
 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美流
 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
 然一飽美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

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

繫甚大營中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

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慕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又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侶荆軻晚歲頗侶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

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

是也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金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

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獸

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
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
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
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
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
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籠東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
門者出之晉王獻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捉衣囊
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
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
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向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
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諷劾之
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
陵寢所在願歸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

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爲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乎休既還上甚嘉

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剥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爲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

愈削於草矣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興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役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置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

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虚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塞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退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

肝脾裏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
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
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繕三館之儲踰年
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際其文
備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
詞達雖體制互與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
為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為然謂伯恭無意思承當
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生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

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
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迷
歸路怨春不語笑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
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
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
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
句其與未湏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
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

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
水中閘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
人追隘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因此起興聞
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
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
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
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氣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
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蘆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

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不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野村汪觀錄卷四

六

...

...

...

...

...

...

...

...

...

此文云... 野村汪觀錄卷四



